

亭湖高人遗雅韵

——杨维桢与亭林

□高文斌



铁崖先生小像

春天,百花争艳,金山的亭林公园一片蔚葱茏。

公园的设计师大约是借鉴了江南传统园林的营建风格,园内亭阁玲珑,廊榭蜿蜒,奇石与雕像忽隐忽现。林木参天中,一条九曲长廊从园中池塘穿过,南行可见一“名人长廊”,其中介绍多为作家、书画家、思想家,元代文豪、诗坛领袖杨维桢就在其中。

杨维桢(1296—1370年),又写作杨维禛,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年自号东维子。

他工诗文,善书法绘画,喜欢笛,被人称为当时的“诗坛领袖”。“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杨维桢至亭林寻访顾野王遗迹,正逢其六十寿辰。时有门人留之小住,于东街设宴为其祝寿,酒酣兴浓,杨维桢欣然亲植罗汉松于庭,以志寿庆。”1993年的《亭林镇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杨维桢和亭林缘起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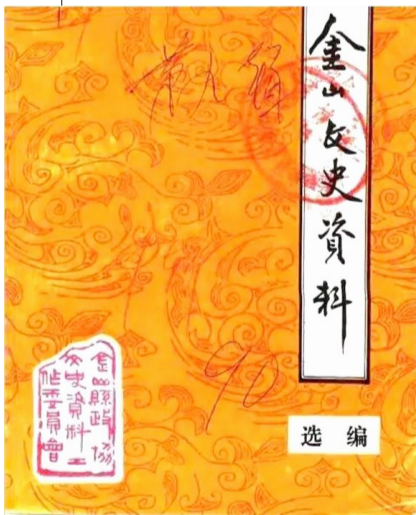
亭林,在上海金山东北方,古称亭湖、顾亭湖、顾亭林等。那么,杨维桢到底有没有来过亭林,有没有种过亭林的这棵罗汉松,我们一起来看看杨维桢在他的作品《东维子集》中是如何说的。



《历代名家书法经典——杨维桢》



杨维桢《东维子集》



《金山文史资料》



古松园门口“江南第一松”碑文

杨维桢与亭林东街「罗汉松」

亭林的复兴东街,当地人俗称东街、上塘,有一座可称全上海最小的公园——古松园。古松园的罗汉松被称为“江南第一松”,后因松建园称古松园,这是有据可循的。新中国成立后,古松被列为上海市级保护文物。1983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后,上海市园林管理局曾发函致江南各地调查,函调结果,亭林罗汉松树龄最高,遂定名为“江南第一松”。确认为市一级保护古树名木(编号:0598),护松建园,建碑立传,供人观赏。

古松园在1986年建成开放,占地面积525平方米,内有曲廊、望松亭、松风草堂、假山,与旁边的百年厚壳朴树相映生辉,生机盎然。

如今,古松园园门对面有一碑,上书:“江南第一松 此遭劲罗汉松,系元代著名文学家杨铁崖手植,故名铁崖松。距今已六百余年,为保护古松,国家拨款建古松园一座,以供人观赏休憩。”落款是当时镇政府。

凭着这些文字记载,我们似乎能了解到杨维桢与亭林不仅有关系,而且他曾在此种下罗汉松,居住亭林。但碑上1986年写到的“罗汉松系元代著名文学家杨铁崖手植”的历史记载,我们至今无法查到其出处与依据。

1990年3月,政协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金山县政协文史编辑组)编写的《金山文史资料》第9期中有杨在川、李水浦写的《古松与古松园》一文这样写道:考其树龄,据杨维桢自记云:“余客淞游亭林,寻所谓野王读书台者,已夷为隧隘,化为草棘。”时为元正十六年(1356年)。杨经门人留之小住,正逢其六十寿辰,亲植罗汉松自寿。后人因其号铁崖,故称铁崖松。这与1993年出版《亭林镇志》中关于杨维桢为了庆祝自己60大寿而种罗汉松的描述类似。

时间再往前推移,我们在1984年12月政协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金山县政协文史编辑组)编写的《金山文史资料》第1期中又发现了关于杨维桢与这棵罗汉松的“踪影”,然而,这篇由张翎枝供稿的《亭林八景》却记载到:“同善堂(今复兴东街)所存古松,传为杨维桢手植”。在这里,供稿人严谨地认为,杨维桢种植这棵罗汉松,只是一种相传。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杨维桢与亭林复兴东街罗汉松关系的记载。

也就是说,杨维桢有无在今亭林古松园种下这棵罗汉松,目前仍缺少古代文献的依据支撑。而杨生活的时代离我们至少六百多年,六百年中无人记载的事,六百年后,有人开始相传,这好像仅仅只能归结于传说。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的一代大家,他的许多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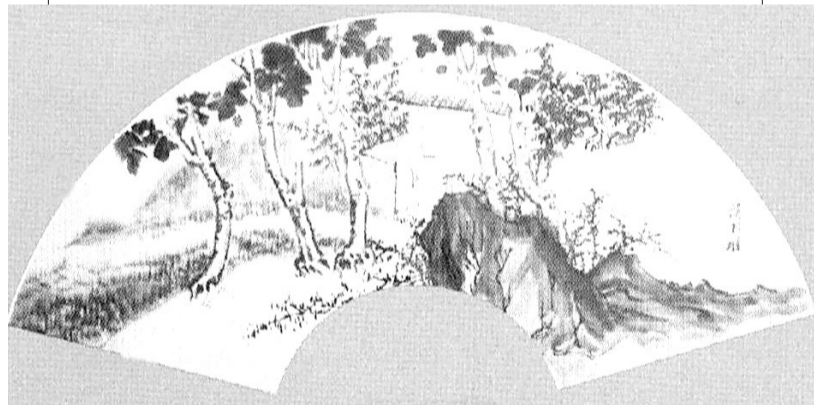
当初,他在金山曾留下不少诗文墨迹,如为杨竹西、夏士文等的书斋作记,为吕良佐等名士墓作碑铭,为名胜名刹作诗文等,至今,他的《东维子集》中留下了篇幅不小的“金山记忆”。

杨维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解这位大师,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任务与使命,也唯有如此,才会让杨维桢的高度与维度丰满起来。

严谨、真实,不仅使我们的传承有穿越千年的意义,而且让我们的骄傲有真正的底气……

(作者系金山区诗词楹联学会理事)

杨维桢到过亭林 写过关于亭林的文章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亭林人顾震岩画作——《读书堆》

目前所能见到的杨维桢写亭林的诗文。我们查下来,有三篇。先来看第一篇《读书堆记》。这是杨维桢受人邀请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第一句就写到:“予入淞,首慕顾野王,读书堆者,在亭林苍翠间,未果往也。”

这句话意思,我到吴淞江地区(今上海一带),最仰慕的人是顾野王,读书堆在亭林苍翠的树林间,至今没去过。文章最后落款是“至正二年(1342年)夏四月廿六日”。也就是说,1342年,杨维桢还没有到过亭林。

文中记:“上海释慧自称野王氏后,介其师去东老人来请,曰居之在介辟室,蓄古今书数千百卷,贻其嗣达、妙,袭名于读书堆”,这话意思和尚释慧自称顾野王后人,托人邀请杨维桢,说他藏书房遗留后人,并且沿用了读书堆这个名字。杨正好趁着一天与当事人相遇的时候,立笔写就这篇文章。在文中,他笔锋陡转,于书之藏、读、用三者间,作辩证精警论,寥寥数语,对“非有书而不善读,读而不善用者”累世积书“如秘府”,却终究“懵与书隔”之尴尬慨叹不已。提倡“书贵读以致用”。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虽名为《读书堆记》,却并不是亭林的读书堆。

另一篇杨维桢写的文章是《竹雪斋记》。他在文中写到:“至正八年(1348年)冬,积庆主僧臻上人于顾野王读书堆之南辟一室,为燕居所,环种以竹,上人每读书其中”,旁边有竹雪斋,后杨维桢朋友学生马琬寻找杨请求为臻上人写一篇文章,杨在《竹雪斋记》中,写了竹、雪的特点和他此文的因缘,但在此文中,我们依旧无法看出杨维桢有无来过亭林。

直到1360年,在杨维桢64岁的时候,他写下了对亭林的印象。“徐客淞,游亭林,寻所谓野王读书台者,已夷为隧隘,化为草棘。去台之西北十里。近为璜溪。溪有义门夏士文氏。”璜溪是今天吕巷的古称,这是杨维桢至正庚子(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秋八月为夏士文写的《书声斋记》中,首次提到他来过亭林。